H. H. MO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府兵圖

府兵

上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
長史一人
兵曹一人
別將一人
校尉一人

兵

坊 高祖時 坊主一人
團 十五人 校尉
隊 五十人 隊正
火 十人 火長

禁軍

羽林軍 高宗
神武軍 肅宗
神策軍 代宗
大威軍 順宗
龍武軍 玄宗
英武軍 代宗
神武軍 德宗

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於農其居處敎養蓄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於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遂至於亡焉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强而唐遂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府兵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三年更為軍

唐初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入寇復置後又省其後定制衛驍武威各有左右又領軍金吾監門千牛亦有左

右九十六衛通典云正觀置十六衛謂萬年道參旗軍。長安道鼓旗軍。富平道玄戈軍。醴泉道井鉞軍。同州道羽林軍。華州道騎官軍。寧州道折威軍。岐州道平道軍。豳州道招搖軍。西麟州道苑游軍。涇州道天紀軍。宜州道天節軍

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又軍有坊置主一人

察戶口勸農桑

軍置將軍一人。太宗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此陸贄之言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

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學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

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

[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厥有旨哉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

[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繫於諸衛之後下與外官同[漢]都尉下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繫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何以言之[唐]發付兵符下刺史

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

者官予其直市之若平居無事時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上

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一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彍騎

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玄宗時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彍騎入隸于十二衛為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遷士人皆恥為之自天寶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六軍宿衛皆市人

及祿山反不能受甲矣

方鎮

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皆有使而總之者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帶使持節謂之節度使而安祿山正以范陽道節度使反犯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亡矣

禁軍

天子禁軍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後老

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又置北衙七營又於元武門置飛騎營。高宗龍朔中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又詔羽林軍闕取士以戶部印印臂為之末年禁兵侵耗祿山反入蜀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蒲百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以元從扈從官子弟補之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射生手千人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代宗以射生軍清內難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又號寶應軍初哥舒翰破吐番因置軍於臨洮之西及祿山反衛伯玉將其兵千人赴難屯于陝賜號神策軍既而領於中使魚朝恩。廣德元年代宗避吐番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遂以屯禁苑中為天子禁軍。德宗時神策兵雖處內往往數出征伐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詔以白志正為使募兵蒐補志正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禁兵寡弱不足備非

常及李晟特西兵赴難北軍遂振。正元二年特置監勾當遵策軍以
寵中官又改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自肅宗以後京師實倚禁兵
以為重然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
矣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號。興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自後皆
統於中人矣。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
。元和二年又省神武神威合為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
隸神策軍。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典禁兵可謂良策矣卒之
諸王遇害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天子
無一人之衛唐乃亡

德宗正元二年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曰府兵無事則耕有事則調發
至所期處將帥案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行者
近不踰時遠不經歲緣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
是有久戍之兵武后以來府兵浸隳為人所賤百姓至蒸熨手足以
避役又邊將苦之自天寶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然未嘗有內

叛外侮者誠顧戀田園恐累族也至開元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彍
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
無宗族不自愛重遂至為梗上曰併河中平當議之○三年又問復
府兵之策泌請先行屯田上從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土不
復思歸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
永業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既而戍卒應
募願耕屯田者五六矣○陸贄曰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
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車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
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西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粮肅宗得以
中興乾元後外寇踵發悉師東討故吐番承虛是代宗莫禦是失馭
輕之推也

唐會要總論

正觀十年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積兵二十六萬又置折衝府二百八
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於關中河北之地人多壯勇

故不置府其諸道每歲十月以衛士帳上兵部以俟召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王役遂漸逃散。杜牧云凡有兵四十萬番上遠近不均。杜甫兵車行云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白頭還戍邊蓋其役之若如此宜其民不堪命而法之亟弊也

宋朝兵制

藝祖深鑑唐末五代之弊既平諸國詔諸道長吏送其驍鋭於闕中聚勁兵於京師躬定單制紀律詳盡其軍製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於殿前侍衛兩司為步兵者百十有九為騎兵者七十有二而忠佐皇城司不與焉又峻其等級相犯之刑謂之階級以絶其犯上之心三年一戍更出迭入其定荊湖聚巴蜀俘著廣平江南前後精兵不過二十餘萬京師也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也十萬足以制內患諸州鎮兵內屬侍衛而審方縣鎮亦有天子之兵其內外輕重均矣而京師之兵內有親衛諸兵四城之外諸營列峙此京城內外相維之勢也然州郡節察防團刺史雖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郡則盡予

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悉帶軍事雖曹椽悉曰參軍一州賦稅民財出納所謂之軍資蓋賦稅本以贍軍使人知以兵為貴咸知所先也遂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諸守臣與一路帥臣故兵威強盛此其州縣相維之勢也逮咸平西北邊警之後兵增置六十萬。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

神宗即位患兵之冗

四朝志云治平之兵蓋一百十六萬三千

邦用不繼始議銷併乃親製選練之法立為定額蓋熙寧之籍天下禁軍九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時至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熙寧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伍自畿内始九年而保甲民兵義勇之繫籍者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自保甲立法而故老大臣相與論難甚苦而當時百姓至有自傷殘以避免者。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缺額則收其稟給以為民兵教閱之費。元祐

以降民兵亦衰。[崇觀]以後兵弊日滋階級既壞紀律亦亡童貫握兵
恥於言敗敗沒第言逃亡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住招以缺額封椿
為上供之用
[四朝志]并王銍兵制序宋朝前會要修
而藩維之固缺然矣。[太上]中興收三師之精銳以強輦轂而江上分
屯之軍皆隸禁衛身臂指屈伸離不如志者唐雜。或云國家之兵大抵自
禁兵立而廂兵廢自將兵立而禁兵廢自大軍立而將軍又廢矣
[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
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
偏重之患矣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銍曰[宋朝]兵制雖詳然莫
能推明其意張操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元豐]五年[神宗]曰聞見
錄[太祖]問趙普曰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唐]季戰爭
不息節度太重而已雖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
上因與石守信王審琦飲酒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市好田宅為求

久之業守信等皆謝明日請解軍政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又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宋朝以備戰衛爲禁軍以給徒役爲廂軍各隷其州之本城内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 因事立名者各隷於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皆以爲下禁軍其給吏于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

太祖既得天下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其名號不一

金鎗班 東西班 散直 鈞容直 新立内員寮直 寧遠

捧日三十八指揮 驍騎三十三指揮 天武二十五指揮

龍騎四十一指揮 驍捷四十二指揮 神衛四十六指揮

虎翼五十一指揮 雄武三十三指揮

自古禁旅之盛無如本朝者殿前司領騎兵十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三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騎之額二○左右騏驥院領騎兵之額二○建隆揩軍額尤少至

太宗則無不備矣如金鎗之類皆太宗所創也太宗嘗與群臣議語
及屯兵利害張洎上言國家懲前王之失審形勢之地以大梁者八
方所湊為天下之樞司以阜安兆民臨制四海故于京邑而定都焉
昔炎運開基高帝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武帝以虎符
發郡兵郎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兒以備天子扈
從蕃衛之軍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
策為軍旅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及祿山犯闕驅
市人接戰德宗蒙塵召募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軍兵存而可
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
徐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
者亦不及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卒在京師本
固在強邦家之利也上覽嘉之編
真宗景德三年上謂王欽若曰馬步諸軍累經簡閱闕額頗多今雖
承平武備不可廢或謂選近甸強壯朕念取農民以實軍伍良策也

隹軍伍之家素有子弟多願繼世投軍但慮父兄各隸一軍則須分別以此故不願募今可曉諭許隸本軍欽若曰此輩嘗從父兄征行兵甲部伍熟於聞見義兒廢農畝而奪耕民真長久之策也寶訓 ○ 大中祥符四年上因謂宰相曰外道所給北往年南郊尸多十餘萬蓋募兵大廣爾其間老疾不任事者當簡閱之王旦曰言事者稱民間或有小歉及游手皆宜募置軍籍然一刺軍門何由復業不若令田農有利自致滋殖也長編

仁宗慶曆四年六月富弼上守禦十二策河北最號勁兵處若盡精閱則不敵於天下況夷狄乎須朝廷未與匈奴講和虜騎每入寇惟權北兵視南兵輕之蔑如也我當分南北兵各為軍凡對陣虜必先犯南軍南軍潰北兵累之以必敗懲此故有南北混而戰者敗走益甚是不若純用北兵之為勝也同 ○ 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皆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長編 ○ 慶曆中張方平太祖畜兵不及十五萬

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至于寶元凡內
外稍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邇。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
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在此數。嘉祐七年初祖
宗兵籍開寶總三十七萬而禁軍十九萬至道總六十六萬而禁軍
三十五萬天禧總九十一萬而禁軍四十三萬其數皆有奇自慶曆
以來乃總二百二十五萬而禁軍八十二萬視祖宗時募兵浸多至
是宰臣韓琦言祖宗之兵有征伐則募事已則省今西北二邊屯兵
待敵竭天下之力不能給宜先慮而速料之開寶至道天禧之兵祖
宗所以定亂守成者也惟慶曆兵乃自西師增置於是詔中書樞密
院擬其制裁為定額通略

英宗治平二年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
西淮南路募兵長編

神宗熙寧二年樞密院進呈威在營兵數自祖宗朝北戍無警即便
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文彥博曰自古皆募營兵遇

事息即罷如漢文帝以恭儉故至武帝時府庫充實因用兵卒致公私匱之上曰文景恭儉豈是庶事不為以致富盛蓋能立制度所以有成効也如仁宗朝何嘗横有費用止緣點人妄耗物力庫府遂空韓絳曰朝廷須修法度愛惜財幣廼能休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感化陳升之曰已議揩消本路冗兵於京東招補亦將有序不數年可見効矣呂公弼曰緣邊之兵不可多減若遇大閱人數全少非戎觀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闕事也上曰卿等可詳議以聞〔長編

〇熙寧三年三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為六舊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百人為額自康定慶曆以來諸軍間有併廢至熙寧初大整軍額有就而合者如龍衛三十九指揮併為二十有以全部附隸者宣威併入威猛廣捷而宣威廢罷契丹直撥入神騎而契丹直廢罷有併營而增額者如宣武二十指揮四百人額併為十二指揮五百人為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驍猛四指揮以第四指揮改充驍雄存三指揮自是部伍齊肅無有名存而實缺也〇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

檢治廂軍其後禁軍或降剩員或陞階以備廂軍諸路力役之事廣
則闘詔增募而京西轉運司所募多至三萬人陝西減額五千人亦
至三萬人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募士教閱以為忠果二十指
揮分隸河北總管司以除盜恤飢而河北及熈河路修成壘河北所
募五千人熈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發馬監兵置廣固保忠凡十指
揮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戎瀘軍與逃河轉漕又皆增置大抵熈寧
元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衰矣自五代後凡國之役皆調於
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
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熈寧四年詔揀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
以下勝甲者並為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始
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衆編長。神宗嘗謂輔臣曰前世為
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迨我藝祖平人天下悉招聚之刺以為兵連
營以居什五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
階級之間使不得動既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良民所以太平之

業定而無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王安石行保甲法神宗曰募民兵無異安石曰募兵多浮浪非良農之比也。元豐八年三月丹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殿陛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而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於總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駐泊而以糴賤留便稟給謂之就粮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夷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寧元豐之間兵制備矣長編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減幾十萬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繼始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修飭武備之法甚衆長編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詔京東京西河北永興軍淮南江南兩浙荊湖

路皆置帥府要郡大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各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副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則量敵出兵多寡會合以相應援䟫

總論

宋朝兵制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者隸於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糧賤而留之者曰就糧

包拯嘗言沿邊軍州蓄兵愈多乞令防守外其屯駐駐泊就糧兵士各令歸營謂此兵也

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則又即廂兵而教之

此什伍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謂之番漢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制兵深意有可得而言者太祖聽趙中令之說收節度之權於杯酒間州郡精兵悉歸京師雖曰京師十萬諸郡十萬內外足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強也嗚呼其慮遠矣不特此也前日之亂皆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節以軍法畀之厚祿祿厚則各自愛重法嚴則不敢為非此其慮何如也又不特此也軍士衣不得過膝葱韮不得入營無後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在城西者粮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粮在城西無怠之也此其慮又何如也是猶御兵之意然爾至於兵之所屬又有微意存焉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無敢有異心者此其為慮不既深遠矣哉自時厥後此意不明故樞密屬官有欲使之管軍者東西倉互給有謂之固欲邀求者募兵浮浪有謂之非良農之比者噫祖宗之意微矣其漢唐兵制未有善於斯者奈何其莫之察也皇朝之制大臣平章先軍而後國群臣出守先軍而後州軍曰軍

百官志。唐制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衛及侍御兵仗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有五府每府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凡府中郎將掌領校尉旅帥親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二爲番上者以名簿上于大將軍而配以職。武德正觀世重資廕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上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之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廡及城門給稟食執扇亡衛三百人。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受其名簿而配以職。左右衛左右驍騎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六。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折衝都尉掌領屬備宿衛師役則總戎具資糧點習以三

百人為團一校尉領之唐官制。南北衛兵南衙諸衛兵也北衙禁軍也南衙領於金吾北衙統於羽林李撰曰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司察也北衙之制其後雖增易不常名號不一然皆天子宿衛之兵也。五代禁旅無復舊制。梁太祖始制侍衛馬步軍。周世宗置殿前軍將募天下猛士上為都虞候受詔簡其技擊精絕者為殿前諸班。宋太祖受禪悉因其制乃詔殿前侍衛二司簡其驍勇者升為上軍疲弱者退為剩員又令諸路選所部兵送至闕下補其缺其後殿前司領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通畧。建隆三年上留意治兵乃簡強壯者謂之兵樣散降諸道令依樣招收其後募兵之策版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仗亦散給諸州設旗給賞募之長吏專督其事部送闕下詣軍頭司覆驗引對分隸諸軍同上。太祖御講武殿親臨試之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罽命引強者兩兩相射又以木梃為馬檛施韋鞘俾馳騎相擊皆取其不避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由是禁旅精銳同上。太宗興國二年詔以美名易

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勇衛虎捷曰神衛長編。舊
制有左右金吾引駕仗堂内内宿衛車駕延行勘箭警巡唱探之事又
有仗衛司。淳化五年於崇政殿親選五百七十人分四營上以延警
用禁軍非舊制遂擇置使傳呼備盜。至道元年復募得二千人以闕
承翰劉承蘊為都監六軍諸衛有能上羽林神武左右六軍以判金吾
左右衛仗將軍兼領之然諸衛自左右衛以下官名存而事廢有侍衛
親軍司兼總步衛二軍之政國初有都指揮使副指揮使其後上置都
虞候又有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會要。眞宗謂近臣曰如
聞禁軍人數不足當令殿前司諸軍材勇者升補之捧日上三軍每指
揮及三百人龍衛上四軍及二百五十人拱聖而下及三百五十人同上
。咸平六年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陣勢召
近臣觀之觀行伍整肅。景德二年上謂輔臣曰殿前侍衛司禁兵老
疾者衆蓋久從征戍失於簡練今多已召還宜精加選擇益長編。仁宗
慶曆五年丁度建言請擇河東陜西就糧禁軍以補禁旅之闕同上。哲宗

元祐二年八月詔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第十五三指揮廣勇左第三軍第一右第三軍第一兩指揮以先銷廢寬衣天武第六指揮會一歲廩給別招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上同

總論

衛兵三衙內廂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為重也然定都陳留四無扞蔽其勢亦必資於兵

張方平言京師古之陳留郡四衝八達之地都城四面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太祖始制節度之權屯兵於內

太祖選諸道驍勇者補禁旅

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太宗取禁軍伉健者隸親軍

太平興國三年後苑親閱禁軍取伉健者隸親軍罷癃老弱悉分配外州

其強幹弱枝之意悉矣而所聚之兵有三衙有四廂或合而為二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蓋

侍衛起於後唐

石林燕語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於唐六軍之外則為私兵至於後唐明帝遂改為親衛軍

殿前起於周之顯德

五代會要世宗募天下豪傑選武藝超絕者署為殿前諸班

宋初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候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候之下傳潛之為侍衛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而王超亦自殿前都指揮遷侍衛都虞候是也

實錄淳化元年傳潛自殿前副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咸平三年王超自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三

衛而馬步二軍始居殿司之下矣職畧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

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

捧日舊曰日騎天武舊曰控鶴龍衛舊曰龍捷神衛舊曰英武太平興國二年改控鶴為天武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神衛雍熈四年改日騎曰捧日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各三軍

謂之上四軍上見謂之八桄梯

[官制]管軍八位武弁軍門號八桄梯盖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四廂都指揮使為管軍

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在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横杖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惟横杖矣

[筆談]三衙内見宰執皆横杖主廊階下唱喏宰相出笏階上揖之此禮久廢惟内中横杖之禮至今見兩制而聯騎通名禮也至其後則又分道矣。[寶元康定]間王君貺作舍人在坐見殿前馬步軍聯騎

立門外呈榜稱不敢求見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相
逢歛馬駐立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十年入翰林相逢分道而過蓋
兩制漸輕三衙漸重歐陽歸田錄
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
九年殿前都指揮使郝質徙軍器監議軍器上批三帥朝廷待遇禮
繼二府寺監小官豈可呼召自今可移文定議續會要
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
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
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范祖禹言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本於樞密
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
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年無兵變也自唐季
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與發令副都
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兆祖

宗制兵之意

其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

石林燕語 三司天下兵柄皆在其手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及也

是以樞密承旨管軍范祖禹力言之見上而張公方平亦言宿衛必取端愿之士

慶曆八年張方平言漢宿衛之士選於武必取端愿之士家初宿衛皆游惰無根蔕者乞於諸班之中選年勞久次者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選取以充殿內之衛

此其防微之意非人之所能及知也 林駉文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兵制門

州兵

三代盛時井田之法徧天下皆兵也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為將者皆吾平居之吏也至

秦用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廢迨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

船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建武六年郤罷郡國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紀志○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帝紀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揔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凡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劍南道置府凡十嶺南道置府凡三右十道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

高宗武后時府衛之法寖壞變為彍騎彍騎變而方鎮之兵熾矣

宋朝置禁軍每歲蒐汰著之令甲私役有禁教閱有班諸州所募者曰本城廂軍一軍有分隸數州或一州兼比數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十有八步兵之額百八十有三是為鎮兵縣又有土軍廂禁二軍在州縣本在京師亦殿司侍衛司之兵也然其所生長知有州縣不知有殿侍司殿侍司亦不復稽方州縣之兵也名曰內屬其實外軍

總論

州縣兵禁軍廂軍太祖鑒前代之弊收藩鎮之權天下精兵悉選而萃之京師州郡所存率皆疲弱此強幹弱枝之道也（趙普議見上）循習已久外備不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者皆是書生領州大郡給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名曰長吏實同於人名曰郡城蕩若平地滁州守禦代以白直淮陽重鎮與滁無異去褐而黃復不及滁王元之所言蓋咸平之三年也即三郡推之他可知矣

三年王禹偁言太祖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太宗嗣業天下一家議者乃合江淮諸郡毀城隍撤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十

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於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城比在滁州值發兵覦漕關池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關閉及徒淮陽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池器甲復不及滁楊萬一切發何以枝梧望令江淮等郡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三二百人

自是以來稍稍修置陝西之保毅置於咸平之四年

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吳倩與運使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餘人其沿邊先選中者亦升為禁軍號保捷

沿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

元年陝西運使言西河沿邊諸州於保毅之軍內簡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自立比軍邊聲頗振戎不敢寇

然猶未盛也【慶曆】之初西戎阻命始無民兵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既增保捷又置宣毅比及三年又置保毅內外通置禁軍四十餘萬通三朝兵八九十萬而鄉軍廂軍不與焉而後兵大備矣。張方

平言康定之末慶曆之初議刺民兵極論其害今日果然太祖朝兵不及十五萬太宗朝不過四十萬祥符已後稍稍消伏向因西戎阻命始籍民兵俄點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餘萬人通三朝兵八九十萬其廂軍鄉軍義軍不在此數

自時厥後隨減隨補治平初元刺陝西義勇十五餘萬

治平之兵百六萬二千禁旅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減紀十六校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

至于熙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二十三其為兵凡二十餘萬而廂軍益衆矣。三年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二十三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為兵凡二十二萬餘人

古者凡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故備戰衛者謂之禁軍給徒役者謂之廂軍皆總於侍衛司而兵部掌

其政令

兵志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於侍衛而兵部掌其政令又以廂軍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以為下禁軍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撿治廂軍熙寧元豐之閒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殺以自三代後凡國之役皆調之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固永平百年

熙寧之世取廂軍之壯而教之謂之廂禁軍留之在城免其雜役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之上曰雄武曰武壯曰靜江曰崇節曰保節皆廂禁軍也

元年選少壯廂軍留在城以備使二年樞密言廂軍近以教閱武藝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荊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從之

是則廂軍以役禁軍不役而役之雜者非禁軍亦免之今之禁軍送迎

出入皆係寓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可役役者不能兵一人之身百工所為備勢不可也熙寧私役禁軍之制蓋亦舉而行之可乎

熙寧中私役禁軍雖經郊叙復永不與親民差遣 林駉文

總論

京師兵神宗有言藝祖養兵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足以制諸道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元豐五年神宗云云而張洎之言於太宗亦曰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四萃在京師。太宗語及比兵利害張洎言國家以大梁為天下之樞故定都焉今天下甲卒云云其本固兵強未有盛於我朝也我太祖加意軍政其練之也精其御之也嚴或大閱西郊

建隆二年大閱西郊上曰晉漢衛兵數十萬然可用者寡朕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悉為精銳

或習戰朱明池

乾德元年鑿池朱明門外提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或閱兵講武殿

乾德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屬侍衛其練兵之精如此武旗肆掠百卒竟誅

乾德中籍諸道驍勇兵送闕下太祖團結為武旗軍九百餘人白日掠人妻女於城下帝怒捕戮之

川班妄訴全軍俱廢

乾德中收蜀精兵置川班殿直稟給與御龍直等。開寶四年太祖以御龍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擊鼓上訴帝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焉有例哉命斬妄訴遂廢其班

雲捷軍偽印寘之極法

建隆三年雲捷軍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

酒坊兵士作過罪及主將

何郯言太祖酒坊火發本坊兵士因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四處者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

軍法約束有非莊宗所能及者

上問李承進曰莊宗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姑息將士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也上曰二十年爭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

其御兵之嚴又知此夫是以擊刺騎射悉為精銳而見用老弱怯懦安於剩員而不辭

建隆二年令殿前侍衛及部兵驍勇者非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兵

太宗真宗承之軍政益肅故千乘萬騎周旋如一

太平興國二年崔翰分布士伍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每按旗指蹤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悅以金帶賜翰

殿庭進退容止中節

至道元年上閱武便殿衛士有挽弓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綽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東西列陣觀其進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

數百人爾猶有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哉

近京補禁衛皆為精兵

咸平四年募近京强壯補禁衛詔高峻教閱行五整肅上曰昨日材民皆為精兵矣

吁有自來矣至于仁宗承平日久法制稍施御士之變何郯兩言之

慶曆八年崇政殿宿直皇城司親事官刼取庫兵緣上殿屋何郯兩上書乞重行黜陟

步直兵士之變錢彥遠亦言之

皇祐元年軍頭司步直兵士擬欲作過於皇城內先埋藏器仗錢彥遠亦上書乞根究

而東軍不知戰鬬龍衛不能被甲田況又歷歷言之

慶曆元年田況上兵策七曰新添虎翼軍自南中選填才質綿弱自云不知戰鬬見賊恐死傳者以為笑若添士兵請給其立功不在東軍之後八曰騎兵高者無如龍衛有不能被甲上馬者況老於雲武

二騎挽弓不過五六斗望空發箭三十步已墮地

天子聖明一加振刷無復曩時之舊矣成制一定歷代遵之雖在熙寧亦循舊章雖在崇寧舊規猶在自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中興以來懲諸班之變因噎廢食故或以衛兵掃地為言

建炎四年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為首者駕還越遂發班有趙鼎曰祖宗兵政最為留意○熙寧變亂舊章獨不敢議軍政昨明州班直卽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廢食令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

或以三衙稍廢為言

紹興元年廖剛言祖宗軍政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密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兵而已

或以親兵寡弱為言

紹興二年胡安國言宋朝分三衙以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陛下承嗣寶位而親兵寡弱豈強本之計

高宗慨然委之主帥未及半年軍容益張

紹興二年擢湯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請增衛兵上曰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衛兵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单弱於是招丁壯未半歲軍容益張遂改中軍為殿前司

禁衛諸軍悉從遷轉

紹興五年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轉遷之望趙鼎請立為得員之法始復祖宗之制

都督軍馬悉隸三衙

趙鼎言都督府軍馬合撿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今正之甚善

而祖宗舊制於是乎盡復盛哉中興之功蓋與創業無以異也林駉文

總論

戍兵衛兵出戍祖宗舊制禁衛最親者名以班直宿衛扈從殿前掌之自龍衛以下則或守京師或戍諸路

兵志 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戟殿陛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
非諸班直隸軍頭司城隍司騏驎院皆以守京師備征戍
蓋以天下精兵聚於京師諸道之兵疲怯不任事不得不然也 中興以
来馬軍一司常戍金陵收諸師之兵名為御前軍分屯要害此其遺意
歟
職源 馬軍一司中興以後常出戍建康
然時有先後勢有強弱昔景德中陳貫言旅禁以衛京師不當戍邊
二年陳貫主兵論三篇言旅禁當以衛京師不當戍邊戍邊莫若募
土人
皇祐初包拯言調發鐵兵非固宗社之策
元年包拯言鐵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近年以来邊陲有警乃一
例調發非同宗社制夷狄之良策
彼去國初未遠也而其言且然況在數世之後為人主者亦當權其強
弱可也今金陵重鎮誠不可緩根本所在盍亦加之意乎文林翱

民兵

三代盛時天下皆兵也其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今以成周周官攷之司徒之屬族師以邦比之法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五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小司徒乃會方民之卒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周禮此民兵之制也

齊威公任周管子作內政而寓軍令管子制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國語

秦有材官於郡國

漢制踵秦置材官於郡國馮唐謂文帝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馮唐此民兵也

秦符堅遣圍襄陽元發三州人丁以為形援

唐之府兵見兵志門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加納李靖使江陵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歷巴蜀子弟收用之

代宗之時李抱真為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測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傜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十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倅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李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劍南西川德裕至則率戶一百取一人使習戰貸物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

宋太祖乾德元年遣使九人選關西鄉兵赴夔州

太宗時契丹入寇遣使諸州選丁壯為義軍。雍熙三年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鬭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

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録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甚衆長編。雍熙四年開封尹陳王元僖又上疏曰河南久為內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實戎行河北累經戎虜頗有閑習馳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沿邊諸州點集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卒納其言同上

真宗咸平二年朱台符上疏曰江浙舊有義軍寨秦隴見屯強壯執柯取則茲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衆各于郡縣量置義軍本戶畧與復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就便召發靜則任從營養又於王畿千里之內蓄兵十萬以制之天下孰敢動搖哉同上。咸平三年錢若水言矢令之所患患在不知戎情伏望陛下逐州召邊民為招收軍給與衣糧蠲其租賦役緣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有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其此必預知事苟預知則百戰百勝矣經濟。咸平三年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籍四為強壯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百

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額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階印者蠲其户役奇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柵官給鎧甲編長

咸平三年王元之言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納民户衆寡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閱習弓劍漸葺城壘繕治甲冑郡國張弛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同上。

咸平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遣御史與舊與轉運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同上。

景德元年於保毅軍內簡集成振武四十指揮。

景德四年上曰比詔河東募士人為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宇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掌許續募今邊防罷警若遂令減去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闕則補之同上。

祥符二年詔河北強壯自今每歲十月至正月召集教閱習以為常河東曰廣銳神虎河北曰忠烈宣勇

仁宗天聖三年陝西運使范雍涇原路部署王謙等奏准詔旨相度訟

邊弓箭手並是父子相承兄弟相襲武藝精熟頗得氣力不得妄有差役從之（會要）范仲淹知延州寶元中元昊叛時議點鄉兵戰仲淹令刺手及兵罷懷慶路皆復為農（言行録）。康定初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四團為都五都為指揮置使民年二十繫籍六十免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慶曆二年知秦州韓琦請益本路兵於是揀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慶曆二年詔簡河北強壯刺為義勇不願者釋之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此強壯浸廢又簡河東鄉弓手亦為義勇而陝西之弓手為保捷分戍邊外時初置義勇人情詾詾乃詔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齎詔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焉（長編）。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士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却胡非此不可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饋而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同上）。慶曆四年樞密副

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有曰景德以前緣邊土兵無事時令戍本州軍寇至則盡為逐路部署司抽赴緣邊闕食又却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土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虜兵次第亦藉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命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還內地則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虜兵不諳骨肉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為南兵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勝也北虜惟懼邊兵今間以南兵替入內地虜人大喜故來則決勝（長編）。皇祐元年戶部副使包拯言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招置卒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切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群情樂為其處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舊制民兵既壯禁軍留實京師則內外安矣（同上）。嘉祐三年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一人總為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

上番則給粮免税校長免二丁税於是一路得四萬餘人同上。嘉祐四年上封者言義勇為河北伏兵借其東於列郡遺其大用而議者但以為城守之備誠能以河北冀邢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為義勇總管兵官為鈐轄歲以季冬巡閱萬一大戎入寇即翔集赴援傍出掩擊彼膂腹背受敵則是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鋭兵朝廷下其章河北四路帥臣同上。大名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錢明逸瀛州王贄議曰唐李抱真籍民三丁選一農隙則試示以賞罰得勁卒二萬是時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効而或者謂民兵抵可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今便分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内亦振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姑令點集訓練二三年間武藝稍精遇有警時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長編

英宗治平元年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皆為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

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畜宂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疑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琦意亦欲如此乃命儘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總得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同上。知諫院司馬光奏曰昔康定慶曆之間籍陝西之民為鄉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尤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以公隸放令家便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終弗聽同上。光又六

奏又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爾少緩則敵之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令已降勑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粮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粮戍邊率以為常矣○

神宗熙寧正月辛丑樞密使呂公弼言請簡河北義勇五分之一刺手背為上等二字令養馬習騎射而免其戶賦甲寅詔從之○是時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義勇總四十二萬餘河東弓箭手七千陝西十郡義寨舊籍四萬六千三百後歸休息縣以為保甲云○熙寧三年知定州

滕甫言臣切謂中國之兵與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之不敵其故無他蓋
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使之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鬬擊無
復兵民之別有事則舉國皆兵此所以取勝多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
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守等戶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乞下本道
州縣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學弓箭者為社每年
春長吏就其射處勸誘閱試之緩急雖不可調發亦足以為捍禦從之
○王安石進呈蔡挺乞以義勇為五番教閱事上因論及民兵安石曰
募兵未可全罷民兵可漸復雖府界亦可為至於廣南尤不可緩今中
國募禁軍往戍多死此害於仁政陛下誠罷軍職所得官十二三鼓舞
百姓豪傑使趍為民兵則事甚易成上患密院不肯措置義勇安石曰
陛下誠欲行則孰能禦此在陛下也因為上言國之大政在兵農上曰
先措置得兵乃及農緣治農事須財兵不省即財無由足安石曰農事
亦不可以為在兵事之後前代興王知不廢農事乃能并天下興農事
自不費國財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則亦因民財力而用也[糹長]○涇渭儀

愿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止戍守經畧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諸軍結陣隊分隸諸將選藝精者遷補給官馬月廩時帛郊賞與正兵同遂與正兵相參戰守特士兵有闕詔募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雖訓隸以時而未施於征防意可以按府兵遺法禆之番戍無補所闕土兵詔復問以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所募土兵歲減粮八萬石料錢六十餘緡春冬衣帛五千疋綿三萬七千兩詔從之行之諸路編長○十二月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制凡十家為一保選主户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户最有心力及物產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乃選主户有行止材勇為衆所伏者以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但推以上皆充單丁老幼疾患女口等並令就近附保兩丁以上更有餘人身力少壯者亦令附保內材勇為衆所伏及物產最高者充逐保保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

習學武藝仍乞選官行於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緒以漸及他縣從之先是同管勾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幾言近歲寇盜充斥公為民害今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格乃下司農寺詳定至是增損行之[同上]。王安石剏為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及每小保用民力築射垜又自辦錢粮起鋪屋三兩區每保置鼓遇賊聲擊開封酸棗等縣民千餘人赴寺訴其不便是時五路義勇皆改為保甲至元祐罷之。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若役之過苦則亦變矣安石曰役之過苦則變誠然募兵浮浪不顧死亡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然臣以嘗論奏募兵不可全無[周官]國之勇力之士屬於司右有事則可使為選鋒又令壯士有羈屬亦所以弭難也上論變義勇為民兵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高兵因御遂寓軍旅方兵在田什伍已定須有事乃發之以戰守兵妨農之時少今邊陲農人則無十五不知戰守之法又別募民為代兵盡邊人耕織不足以給衣粮乃至官私轉輸勞費尚患不足遇有警爭則

寡兵反不足以應敵無事則百姓耕種不足以給之豈得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戰守臣以為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耳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群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而不患無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長編。熙寧四年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對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設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第義勇以良民為之當以義禮獎養今皆倒置涅其手背人不樂一也教閱糜費人不樂其二也又使之運糧人不樂其三也今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人以得籍名於義勇為幸至於武藝推恩隨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也擇其鄉閭豪傑為之將校稍加奬拔則人自悅服矧今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又不至如此費官祿以足使人樂為之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

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然(同上)

○熙寧五年癸亥樞密院言諸路勇敢效用法緣邊諸路經畧司勇敢効用皆以材勇應募從軍月給錢粮戰馬器甲以時肄習若無調發皆聽還家其鬭戰勞效依次遷補凡四補至借職此弓箭手有功遷轉自押官至借職凡十四資淹速特異非朝廷第功均賞之意先據涇原路經畧司奏勇敢武藝舊雖分等弓力多不中程精冗相參疲弱幾等尋閱試汰去冗濫粗為精勇今以河東鄜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三百人涇原路五百人為額不刺手不置營每季首赴經畧司閱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邊事追集給口食借官馬給草料兵教習日依甲分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全不中者減料錢次季又不中勒停遇戰有功以入等定賞從之仍頒行諸路(編長)

○熙寧五年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為義勇強壯不別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禮初議也上卒從安石議令盡依王安禮所奏(同上)

○上欲修河北弓箭社馮京曰河北義勇十八萬自足何須做弓箭社王安石曰河北義勇收人戶不盡河北

有許多地有許多人何故只令十八萬人習兵為義勇而不可令盡習兵當如今府界保法修定古者民居則為比比有比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長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是閭胥伍司馬即是比長但隨事異名而已。熙寧六年八月復比閭於賞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駟有物力養馬者戶二疋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強予府界毋過三千疋五路毋過五千疋馬除襲盜賊外不得乗越三百里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十戶為一社以待死病補賞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焉在五路者要監司經畧州縣更度長編。熙寧八年四月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有走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安石為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害上曰茍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言所利翌日檢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為便遂作此法餘無所科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弓箭手雖選

強壯然卽取足於一家苟可以強壯則弗却也弓手乃選強壯於撫夘所募皆得直強壯也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同上○熙寧九年五月詔諸保甲可依浙降隊法結隊幷印新結隊圖付兵部每一都保結與一圖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幷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兼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為隊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楯皆於結隊時商定教習同上○元豐二年十二月辛亥提舉廣南東路常平等事林顔言今天下之民家為之保保為之長長為之正者豈特不容其奸而已蓋歸兵食於農農武士於耕夫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欲乞本路沿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使其人旣熟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習則一方自足為備可以不勞北兵矣詔下廣南東路經畧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並邉及江海外接蠻賊司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從之編○元豐六年十月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孫覺言看詳諸路廵檢土兵

立法之意蓋為其人習知本處人情出入道路易以緝捕盜賊近歲歷
諸州見所招土兵多老弱不堪被甲可擒盜者十無三四仍未必皆土
人欲乞逐路委監司一員選留外改刺逐州廂軍從之（同上）
哲宗元祐元年七月右司諫蘇轍言臣切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
男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
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
畿二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三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秉耒
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
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輦轂所在素
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
本之地所宜寬恤特與蠲免（同上）○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
甲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為罷法二十畝已下免教指
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等子之多少
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

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比貧富力役大為不均臣愚欲乞
於三等已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一
為陝西州郡今秋雨滂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
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切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
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雖候災傷及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
欲乞應緣災傷縣分兼特免冬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詔府界保甲人
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編○
元祐二年詔諸路巡檢土兵額半差禁軍以樞密院言土兵本以諳悉
山川地理易於捕寇今歲久以親戚鄉里之故或庇其為奸請以禁軍
相兼故有是命同上○紹聖三年三月樞密院言廣南東西路槍手士丁
○熙寧舊法一年縣教一年上州昨自元祐以來罷上州只令縣教慶
因此漸成廢墮詔依熙寧舊法同上
高宗建炎元年張愨請募民聯以為十五使合力抗虜謂之巡社有甲
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為都副總轄詔頒行天下二年詔陝西河北

依舊餘皆罷。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路安撫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户本物力錢每五千為一隊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於縣月閱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千萬今川口義士尚衆皆庶倡之也。其後紹興四年承楚秦州各置木寨民皆團衆。紹興二十一年張輔世言利路義士就令土豪領之多率斂邀求役無虗月望放歸農詔申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詔籍鄉兵知荊南府續觱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户之雙丁十户為一甲五甲為一團皆有長擇一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粮其後籍者至七八千人

孝宗乾道五年三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一曰淮甸義兵可按教不可久勞有妨耕種。淳熙三年二月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土兵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父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前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兀术入寇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兵乃用長鎗不能及虜兀术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弓弩兀术必

戍擒矣今次川郡起發禁軍土軍趣整肅兹又及時遣歸更加激犒使
時調發必易集（聖政）。淳熙四年八月壬申進呈前來教閱民兵兩淮荆
襄總費為緡錢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石有奇上曰此謂逐路追集教
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閱江陵襄陽荆門各就逐州上曰
如此則可與降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教閱一月（聖政）。淳熙十一年十
二月上曰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
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粮却是弓弩手民兵無煩養兵之費有養
民之盗緩急亦可用（同上）

再放民兵

自府兵法廢唐代宗時李抱真為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
有變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教戰習射歲
終大閱第能否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
府庫實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侯冠其後李德裕為劍南西
川節度代請甲人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

户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将悉怛謀以城降五代唐潞王詔天下大括将吏叉發民為兵户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用張延明之謀也得征夫五十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晉齊王敕籍鄉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國朝咸平四年又括陝西丁壯共得萬八千號保毅軍。景德二年曹瑋請以邊民應募者為弓箭手及至治平元年籍陝西鄉丁為義勇軍及令環慶鄜延為撥保毅軍為義勇初宰臣韓琦言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又有物力資産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精加揀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初亦嘗三丁選一為弓箭手其後刺為保捷西夏納欵朝廷釋之河北河東陝西當西北控禦之地其勢一也今若於陝西諸州亦刺義勇止刺手旁亦無驚駭一時雖擾終成大利上乃命徐億分諸州籍之得義勇十二萬二千五百人初韓琦欲刺陝西民為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其不可

四朝志序國家籍郡國鄉里及旁塞之民與其丁壯子弟之應募者隸習武事備戰守曰義勇曰弓箭社曰保毅曰寨户曰疆人曰上丁曰弩手曰洞丁曰搶手曰弓箭手曰敢勇曰蕃兵各因其方之民而名之遍謂之鄉兵

自熙寧以來民兵莫盛於保甲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熙寧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伍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户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選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副應主客户兩丁已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能有餘丁而勇壯者亦附之先行畿甸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遍于天下初以捕盜賊而相保任而未隸以武事四年始詔畿內保丁隸習武事元豐元年呈引府界保甲藝成者帝親閱之擇其能者官使下者亦賜金帛元豐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其年府界河東陝西歲費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緡而團教之賞為一百萬緡有奇凡教集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諸路皆以畨次

執戍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介居二虜之間講勸不可復加賜緡錢十五萬其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人自保甲之法立爭之甚衆文潞公司馬公皆請罷保甲韓維呂公著范純仁王岩叟皆深言其弊渡江以來楚泰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邀擊賊衆上曰淮甸遺民能力奮忠義如此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

總論民兵

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足以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陳貫言之

見衛兵出戍

東兵不及土兵田況言之

田況言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其餘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新添虎翼軍不知戰鬬若添土兵請給其立功必不

在東軍之後

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鬪故能勳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公方平曰不可

康定元年詔陝西河東河北京東西路籍民為弓手強壯慶曆元年詔京東西路弓手強壯涅刺充保毅軍陝西路涅刺充保捷軍韓公曰可卒刺之

慶曆二年詔琦嘗奏本路諸益軍馬詔琦詳度以聞琦請陝西弓手涅刺充保捷指揮諸州保毅軍河東河北義勇皆涅手

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前見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熙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前見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前見為教盐酷鞭笞之苦誅求之苦不得免焉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幹官以輸其忿而已上見安得人人如黃廉之在河東也哉

元祐元年黃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二年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

【元豐】末他路擁兵殺官吏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盜噫是無以議為也有如弓箭之刺卒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寇何韓之慮不及張耶

【墓志】時於諸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方平連爭之不從所刺兵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寇識者以不從方平言為恨義勇之刺其後運粮戍邊卒以為常何韓公之慮又不及司馬公耶上文

曰張公司馬公慮甚遠矣而韓公亦未可深服也石壕之詩公蓋誦之久矣彼誠見夫漢唐調發之弊故欲收拾強悍者養之以為兵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雖稅斂之厚不恤也

【別錄】私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猗有所恩而得養兵雖非古然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杜甫石壕吏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利

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而盡非之哉林駉文

（考索後集卷終）

群書考索卷四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校刊

○兵制門

用將

周武王尊太公為尚父以致牧野之勝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崇詩書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終勝楚子城濮

趙李牧為將守邊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牛享士軍功爵賞皆決於外遂破匈奴

秦與趙戰長平趙欲以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

而鼓瑟耳奢子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而易言之趙以為將破趙必矣其母上書具言且以為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視便利田宅買之願勿遣王不聽遂與秦戰敗悉坑之

漢韓信項羽爭天下蕭何薦韓信為大將異時與信論將信曰陛下不能將十萬臣多多益辨帝曰多多益辦何以為我禽對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文帝時周亞夫屯細柳備胡帝欲勞軍而不得入詔開壁門亞夫以軍禮見天子改容成禮而去後帝語景帝曰卒有緩急亞夫可將七國反亞夫平之。初匈奴大入朝那關文帝問馮唐安得頗牧以為將也唐曰古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要任貴戚不從中御故牧乃得盡其智今切聞魏尚守雲中市租盡以給士出私養錢匈奴遠避虜曾一入所殺甚多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由此而言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是日即赦魏尚復為

雲中守

武帝時李廣程不識俱為名將然廣無部伍行陣人自便幕府省文書而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軍不得休息士卒多樂廣而苦不識武帝見大將軍青不離側蘇建亡軍歸青不敢致之法而奔歸之帝以為不敢擅誅於外以風人臣之不敢專權其後驃騎所將常選而宿將乃留落不耦也

光武之於諸將每能回容肴其小失雖馬武斟酌於前面折同列帝反以為權祭遵為軍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殺之光武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赦諸軍也

三國諸葛亮治蜀馬謖以違節度敗流涕斬之

晉馬隆討羌戎聽其自募勇敢令其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軍資遂有秦涼

唐太宗收攬英雄如尉遲敬德之出於降虜李靖出因繫有以勸厲而感激之以就事功其詔李靖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唐自

開元以後以中宮監軍每選精銳自隨

憲宗時命高崇文將兵討劉闢杜黃裳請不置監軍不淹時遂擒劉闢

宋初任將甚久李漢超之在關內十七年郭進在山西凡二十餘年李謙溥在隰州凡十年董遵誨在通遠軍凡十四年方太祖時征蜀之役王全斌以貪暴聞則貶抑之至於江南已平之後而始還其旌鉞曹彬獨無所污則自客省使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以賞之郭進在山西有軍校訟進不法太祖遣中使送之進又江南之征命曹彬為大將潘美副之太祖賜之劍曰副將而下有犯罪卿當斬之美悚懼

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邑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則是皇父整師尹氏佐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殆及叔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則至諸侯更伯大夫藏甲春秋書師師譏專臣也自後兵皆常聚師多世守兵之所在權則歸之漢世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呂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勢不相下武帝

置大司馬以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徧重於將矣

用兵

成周大司徒周知人民之數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平居無事之時為然也。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此用於有事之時然也。以周禮司馬法攷之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召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畿兵不輕出也。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盖可畧見。自秦以爵級誘天下開其戰鬬之門卒有自焚之災漢制間有近古民有常兵而無長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南北二軍未嘗輕出觀當是時故將之家亦唯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緜有復筭有減更有貸則得為君上之恩御軍之法簡肅嚴明雲中上功差首六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不越旬日璽書即報輪臺之

哀敗亡不揜其制亦可槩見矣又其召發各以其方備胡則上郡隴西
北地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
不過一再
蓋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 高宗 伐楚蓋冝荊旅 武王 克商實用西
土之士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以江漢畧見於經可攷也 齊
威 東討陳濤唯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蓋猶節制之師也 秦 泗
上亭長而送徒驪山陳涉楚卒而遠戍漁陽
自東都已不復前制南北二軍交驚於境見前而王旅非復鎮衛之職盜
起一方而羽檄於三邊。 順帝 永和中興兗豫四州之卒以擊象林蠻
里征行此李固所以憤惋也。自 漢 以後制之善莫善於 唐 兵寓於民
固已近古然番上宿衛或取諸數千里之外在人情固難以久行而器
用粮糗亦其自備此豈足以傳遠不待張說而騎兵不得置矣。然 唐
初戰勝攻克 太宗 所以撫馭士卒者猶可畧見平定城邑府庫無所私
多與士卒共之間有殁於行陣則歛而藏之甚者祭以太牢人莫不感

泣而盡力也。唐李光弼與安太清戰有裨將援矛刺賊者又有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之絹不戰者斬之於是請軍爭奮而賊衆大敗國朝我宋太祖平蜀收其精卒置川班後以訴南郊賞給斬其四十人而廢班雄武兵白晝掠人於市至殺數百輩而後止衛士之無賴則治鐵以錮其頸太祖嘗曰撫養爾輩士卒不吝爵賞茍犯吾法唯有劍耳不於太原之班師則謂將士曰爾輩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爾輩。康定初文彥博言將權不可不重兵法不可不峻國朝著令禁軍將校有過則從中覆可施之平時將不重權軍不峻法將何以制上嘉納之時西鄙用兵有臨陣而先退者故公有是請

教閱

周初太公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搜田。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遂以獮

田皆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待如戰之陳遂以狩田周禮皆於農隙以講事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立武之大畧也刑法志

宣王因出獵而選車徒脩內政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獮以治兵

晋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

吳王闔閭以孫武為將武以宮人試勒兵以二寵姬為隊長三令五甲而左右皆笑武斬二隊長王不可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王知武之能卒以為將

漢興設南北軍之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兵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每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孝文納晁錯之策以為軍之勝負定於内有事則可以應於外頗祖周

司馬法齊寄政之制

後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名曰貙劉兵官皆

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魏書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

為八陣名曰乘之

此京師敎試之法也○郡國材官騎七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

都試課殿最不婍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

州郡縣敎試之法也

漢文帝射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

陣

是時晁錯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以之應敵百不當十疏

漢志

刑法志曰漢以歲時肄修武備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

治民振旅之事

漢光武見翟義及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軍騎誅守長以起事也是以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唯京師肄兵如故

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黄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平樂觀

憲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金革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

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于郊令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於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堂親大閱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自

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旅文習儀太興四年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鬪場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已上

晉志 宋志

後魏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貙劉之禮

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黄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軍北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自後以為常

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芟萊野為堪為二軍進止之節與為停觀遂命將教衆為戰之法

昭帝常於狄末講武於都門之外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
唐高祖武德中講武于同宮
太宗習射殿庭又閱武于城西
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滻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
次於尚書臺以觀之○顯慶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幷州城北上御
飛閣群臣臨觀之
武太后聖曆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孟春
講武是行冬令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元宗開元初講武新豐先天二年講武驪山
五代承唐衛兵不常訓練
宋朝太祖首議教閱擊刺騎射嘗令步騎數百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
矢如一喜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
乎○建隆初選天下驍騎集闕庭親御近郊閱武自是飛山嶽臺之駕
新池玉津之幸曾元虛歲○建隆三年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

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須按籍而閱之去其羸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令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建隆四年四月出內庫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神武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上遣使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隷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粮賜居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

太宗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上登臺試觀大悅以金帶賜翰拜之上曰晉朝之將無如崔翰者蓋言晉室將帥不得其人而軍政隳紊也。太平興國九年上親閱諸軍參校勞績升絀之上曰兵雖衆旨不簡閱即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太平興國九年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亦不忘戰爾至道中閱武於便殿

真宗祥符中罷兵之後並依常於農隙教戰蓋安不忘戰古之道。天
中祥符三年上謂王旦曰諸軍校習武藝或云未益於事朕以為射騎
馳突要其習熟至於旗幟之用大為軍容亦師之耳目誠不可闕。祥
符六年詔在京師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棹立為水虎
翼軍置宮亍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
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止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為。環慶張繼
勳言本路軍士閱習與京師不同望令赴殿前司觀教之法真宗曰戰
陣之事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陣而用之各稟王師之命若與京師
同法以非便也。又咸平二年大閱東郊。又作文武七條武臣有曰
訓習間閱
英宗治平元年閱諸軍班將校武藝擢授有差上諭天武右第三軍都
指揮使賓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中格而嘗有戰功故以爾為正刺
史又諭散直都虞候胡從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齊肅故以爾為內
園使命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戒諸軍勤習武藝支諸軍班錢長編

神宗熙寧二年樞密院言廂軍近已團結教閱武藝欲給威邊指揮請
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
雄武荊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
從之同上。熙寧五年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
其法於諸路先是上善其法故頒焉同上四月庚戌朔詔殿前司馬步諸
軍令總教使臣春秋分行校試射親人等給銀楪及令兵房檢詳官置
簿考校以多少定殿最取旨舊制諸軍教閱每指揮給一兩銀楪一射
中著共分之所得既微無以激勸欲命衛賜宜定殿最長編。燕達為馬
軍副指揮使神宗閱武騎患未精達謂躬自總教遂為精銳又采諸葛
亮李靖遺意成五陣法授之以教戰事略。熙寧八年五月河北第八副
將藏景言馬射六事詔景即武學召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以所
陳六事并下五路經略司及將官依此教習馬軍六事者一曰順鬃直
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為說以
曉習射者長編。元豐六年二月己酉詔燕達王淵取一軍合用久將案

試營陣先是上觀以古兵法製九軍營陣九出戰下營互變分合作止
進退方圓尖直隸習皆盡其妙至是命燕達按試峒
神宗置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銳凡五變為五陣遂罷教習御陣至是
復以舊陣互教纔元豐七年六月甲申指揮勿行先是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庚申殿前馬步軍司言準朝旨相度到高翔上言
乞依舊教閱御陣事欲於教陣日與新陣日相兼詔遇教陣隔日更互
教習所有○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上諭宰執欲親閱武宰臣奏祖宗時不忘武備如
鑿金明池蓋欲習水戰上巳游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賞
武上曰朕非久命諸將各閱所部人馬以別能否當召卿等共觀之○
紹興三年十二月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
精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甚言其教之不可廢也共惟國家方
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況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
州軍往往冗占擀留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為急務而以教習為虛文

伏望深詔有司參酌祖宗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遴選兵官三兩員專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効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而國振矣詔劄與諸路帥司措置施行。紹興三年四月上曰大將統軍尤當訓練軍士為先使五兵利而但優拙要在身率之也若娛女色縱耳目之歡居多暇日何以當委寄之重也聖政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甲子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畢次幸白石教場獨摘進呈三司軍馬總管殿前司王祺主管馬軍司李舜舉主管步軍司陳敏率將佐等恭導聖駕幸白石皇帝登臺舉黃旗軍衆皆呼萬歲騎軍打圍舉白旗三司軍皆出舉紅旗向臺金圍聽一金止就圍地作圓形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射再一金止舉黃旗皆就臺下獻所獲有旨犒勞錫賚諸將戰馬金帶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曀皇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開霽史臣贊曰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擇將帥選士卒所謂武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出郊親御按馬夫豈徒為人具而已故

臣敢因斯事以惟明聖志之所嚮焉聖政。淳熙四年八月壬申樞密院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繫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教閱切慮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去拍試如有武藝退惰具當職官姓名按劾施行聖政

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之儀太宗嘗築臺於楊村以備大閱真宗亦嘗闢場東武發卒會射自景德以後崇文治士大夫耻以軍旅為言迨仁宗時呂景初首以訓練不素教閱不精為憂神宗乃置內教場訓練有法程其能否而勸沮之旬一御便殿以為常又自制隊五之法營軍之制頒行諸路置提學教閱之官今之州縣有旬教有月教有春秋教所以練兵也其教閱果有益乎今之諸路有春秋案教之官所以重閱兵也其案教果有益乎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戰謂之殃民周成王

纘文武丕業躬巡侯甸四征弗庭薄海內外莫不歸往而猶以武備為懷。奄人既平旋踵豊邑分命六官大司馬實掌戎事粤中春號召諸侯來會岐陽以講大蒐所以飭武備壯軍容豈徒為乾豆賓客之奉而已于時頌聲交作講武類禡咸有其辭岐蒐號國大事迨至景王七二因楚人伍舉之言事始經見獨無文辭以著一時之美亦史氏之闕也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缺磨滅或者得於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攷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

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銷伏其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材以待不測之患蓋常寓其法於文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之諸侯內之君臣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原野親金鼓干戈之事以射取禽獸蓋燕享者人君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事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所以陰養天下奇傑之氣使之一

且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攝也

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儀吉凶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有田役之之事則縣帥始受法于司馬以作民六官唯小司馬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兵如此

群書考索卷四 二

後集